

随笔

永远的祝福

鲁圣

自己37岁的生日就要到了,可是他却没有了往年这个时候的情调和浪漫。往年的时候,只要到他生日的前一周,他就开始收到来自爱妻的浪漫祝福了:第一天一定是一束火红鲜艳的玫瑰花;次日一定是一件他最喜欢的T恤衫;第三天是一双他喜欢穿的鞋子;第四天则是一张妻子精心制作的贺卡,上面一定是爱妻用她娟秀的字体写的最常说的话;第五天的时候,爱妻会开动他们的爱车,带上他去他们常去的咖啡厅,重温他们当年爱情的浪漫;第六天的时候,她会推掉所有的事情,把家里整理得焕然一新,然后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就自己一家人,让他享受家庭的温馨;第七天,他的生日,她会邀请所有他们共同的朋友,去郊外他们常去的那家酒店,为他举办隆重的生日宴会,让他尽情享受进入新一个年轮的幸幸福福与欢欣。

可是,今年,他不会再有这一切了,他亲爱的妻子,在一个月前,永远地走了。她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人啊,她怎么能够患上那种可怕的疾病?自从她查出疾病以来的半年多里,他时刻都在这样质问,她那样单纯,她那样纯洁,她那样热爱生活,她对于生活抱着多么美丽的憧憬啊!

妻子去世一个多月了,他始终无法从失去爱妻的痛苦中自拔。他向单位

请了病假,他拒绝了很多朋友的邀请,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时刻沉浸在对爱妻的怀念与追忆之中。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一举一动,都依然在他的眼前闪烁。他冷漠地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消极地对待自己的生活,每天就这样把自己一个人孤独地锁在家里。

他的生日再有一周就要到了,这一天,如果是在往年,妻子一定手捧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出现了。可是,今年,再也不会了。他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回忆着往年这个时节的浪漫与温馨。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谁还会来呢?他自言自语着开了门。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手捧着一束红玫瑰出现在她的面前:先生,祝福您生日快乐!

他很愕然,是谁记着他的生日呢?他问那姑娘,姑娘只是嫣然一笑:送花的人不让我们告诉你,她要我们为她的保守秘密。

一天当中他都在猜测,是谁像自己的爱妻一样,在生日还有一周的时候送他一束红玫瑰?他猜不出,但是,火红的玫瑰却让他这一天的心情有了一些亮丽。

次日的上午十点,当他还在猜测着昨天玫瑰的时候,门铃又响了,是物流公司的送货员。送货员送来了一件包装精美的红色T恤衫,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和款式。他万分纳闷地问送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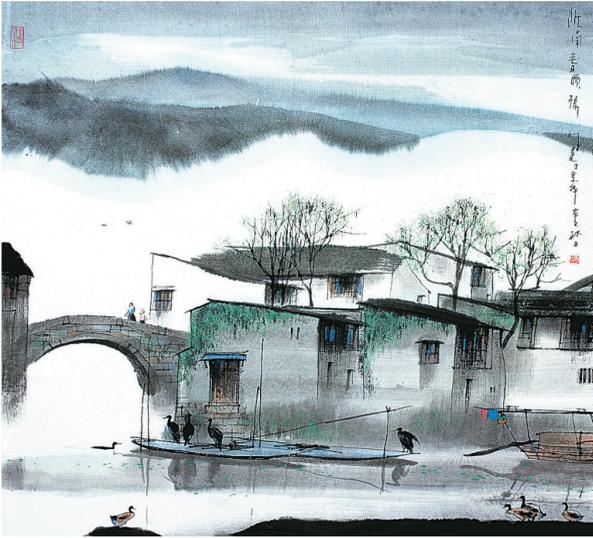
员。送货员一无所知,他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准时把货送到顾客的手里。

是谁啊,像爱妻一样,用爱妻的方式,为自己庆贺生日?

第三天,他如期收到了一双自己喜欢的鞋子。第四天的时候,他相信今天不会再像往年一样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的是爱妻亲手写的贺卡。可是,他并没有想到的是,十点钟的时候,他的门铃又响了起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一张精美的生日贺卡!而且,贺卡是爱妻亲手制作的,上面依然是爱妻那娟秀的字体:亲爱的先生,尽管你收到贺卡的时

候我已经身在天国,但是,我依然给你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生日快乐!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她的朋友们都来了,他们是接受了她一个月前的邀请,要他们代替自己,像过去一样,向他表达真诚的祝福。

咖啡厅里的浪漫和家里的温馨,还有大酒店里的热烈隆重,在炎炎的烛光里,在朋友们美好的祝愿声中,他冰封的情感之门终于开启。他感觉到了,自己的爱妻在天国的微笑依然灿烂,他的生活也依然美好,自己的周围依然充满爱的芬芳。



春意(国画)

湘西

书报

《狼王》

邓楠

近几年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在文学图书排行榜上的表现相当抢眼。人们从这些承载了更多人类精神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自己某些精神的缺失,同时也从它们身上找到生命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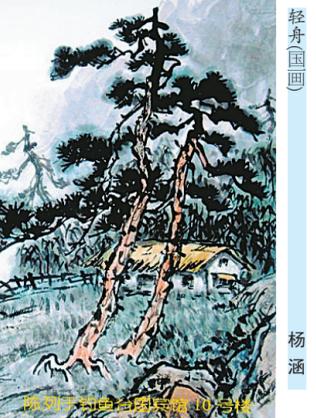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狼王》的故事发生在远古的雅利安大草原上,神秘辽阔的土地上各种生灵繁衍不息。狼族强大而繁盛,它们是雅利安大草原上最具优势的动物,他们是整个大草原的统治者,是位居食物链顶端傲视草原的伟大种族。一只名叫柯勒的小狼就生长在这片充满了生机又时刻隐藏着危险的大草原上。柯勒很早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冰封雪岭中一个幼小的生命开始漂泊。它每时每刻都在为了吃饱和生活挣扎,可从未放弃过生的希望;它总要忍饥挨饿,可它坚信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找到狼群,找到依靠;它一直是团队里的“老幺”,可是却积极地参加狼群的每一次狩猎活动不甘落后;在团队里它总是被狼王的儿子桑卡欺负,可是它看到桑卡陷入沼泽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奋力相救,两只小狼从此成为生死兄弟。

在小说里,柯勒的经历充满了惊险和传奇,独特、野性又神秘。故事中没有人活动的踪影,然而小狼柯勒的成长故事会让每一个读者都领略到大自然的壮阔,感受到生存的艰辛,生命的可敬和生命进化游戏规则之公平。和《狮子王》中的辛巴一样,柯勒的成长赋予了人性化的内涵,它像一个小孩子,经历了少年时代的挫折,困境中顽强地成长,我们看到一只小狼逐渐强大、强大的身影。因此,《狼王》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更是一部写给少年人的励志故事。



轻舟(国画)

杨涵



杨涵(国画)

祖母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每每想起祖母,就会涌起无尽的思念。苦难的身世,艰难的岁月,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家务,练就了祖母刚毅的性格,吃苦耐劳的精神。祖母一生,勤劳俭朴,忠厚善良,尊老爱幼,和睦乡邻,祖母给家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听父辈们说,祖母幼年丧父,其母改嫁,六岁就到我家做童养媳,直到1975年六十岁时去世。祖父兄弟四人,祖父排行老四,父亲五岁时(1938年)祖父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至今无音信,那年祖母二十三岁,父亲是祖父第四兄弟独苗,为了家族繁衍兴旺,祖母在家苦守了三十年,也盼了三十年。祖母当年耕种为业,靠给人打长工谋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有了自己的几亩薄田,祖母常年在家操持家务,农忙时,忙完家里忙地里,像一个永远不停息的陀螺为家庭生计而忙碌着。

祖母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深得乡邻的爱戴与尊重。祖母有一手酿醋的绝活。她酿制的米醋醇香诱人。每年春夏她总是将自制的曲挂在屋檐下晾干,待来年酿醋时使用。据说曲放越久,酿制的米醋越醇香。当年,生产队长为改善群众单乏调味的饮食,专门聘请祖母在家为大家酿制米醋,待遇是按劳力记工分。到现在我还记得祖母找来几口大锅,将小米煮好和米糠酵母等一起放进准备好的缸里进行发酵。每到这时,我总是守在煮小米的锅旁,闻着小米煮熟时诱人的芳香。祖母看我馋馋的样子就盛一点给我,嘱我到外边去玩。在

进行每道工序时,祖母总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恐怕有一点差错。醋酿好后,大家都排着长长的队来我家领取米醋,每到这时,也是祖母最开心的时候。据说米醋有药用功能,可治多种疾病。记得乡邻们不论谁家有了疾患,总是找祖母来讨米醋,无论男女老幼,祖母总是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原汁米醋无偿拿给乡邻。

我们兄妹五人都是祖母一手带大的,那时的条件要养活几个孩子确实不易。尤其是我生不逢时,儿时正值灾荒,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和三爷为了活外出讨荒,祖母带着我在家里艰难度日。每当我饿的时候,我总是想法向祖母讨吃的,当时经常对祖母说的一句话就是“奶奶,我这肚咋又饿了?”每当这时,祖母就把她在地里刨来的红薯根拿给我吃。祖母有一个破旧旧箱,她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给我放在箱底,每次讨要时,就给我一点,我就是这样在祖母的呵护中,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灾荒年过后,日子就稍好了一点,当时是生产队,大家干活挣工分,打了粮食按人头按工分分粮,吃的仍很紧

缺,经常挨饿。由于大家信任祖母,我家东厢房被队里用来做仓库,放一些粮食、棉花等物。在大家给棉花分等级时,棉花里有很多虫子,爬满地,当时祖母就把虫子给我们兄妹炒了吃,那味道真是好极了。儿时的我,也是极爱玩的。记得我家后面有一个空院,院西侧有一小间安有石磨,祖母常常在小屋里磨麦磨实,就迅速地从树上爬了下来。树上摘果子吃,每每这时,祖母头发上眉毛上带着面粉满脸严肃出来呵斥我:“快下来,小心摔着。”这时,我的小布兜也总装满了果实,就迅速地从树上爬了下来。

生活的重负,日子的清贫,祖母积劳成疾,病倒了。祖母是因血压过高引起脑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大概是1972年晚秋的一天,天气晴朗,祖母和几个邻居一块到河里淘白菜,腌酸菜用。回家后倚在厨房的门框上,目光呆滞。当时我想,奶奶今天怎么了?此后祖母一病三年。由于那时家里生活状况加上农村极差的医疗条件,就再也无法治好。祖母患病的前两年,虽然左半身手脚僵硬,我背着她还能够上街向阳处晒晒太阳,她的思维还正常,

散文

桃花情结

遥闻

我和他都喜欢桃花,因为桃花树姿优美,花朵丰腴,色彩艳丽,并且结果实,而这果实又称得上是水果中的上品。还有,桃核儿可以榨油,其枝、叶、果、根都能入药,桃木细密坚硬,可供雕刻用。更重要的是桃花吐蕊笑春风,人面桃花相映红。古往今来,人们赞美桃花的诗句,大多都以它象征爱情的浪漫。

十年前那个四月初的一天,他曾带我去看桃花,那时的我,脸上还有点残留的婴儿肥,脸色也像桃花一样。桃花如霞,在春光里燃烧着如火如荼的激情。两个人只需要在桃花树旁漫步,心就比什么都温馨。以后的每年春天,再去看看桃花成了我们的夙愿,但他总是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难以实现。再说,桃花的花期也比较短,在郑州这个地方,总是在3月下旬4月上旬,一般有个半月左右,花就凋谢了。过后总是遗憾着,

小说

鲁迅贺喜

王吴军

鲁迅写过这样一首诗:“可怜织女星,化为牛郎妇。鸟鹊疑下来,迢迢牛奶路。”这首诗是讽刺当时一位主张翻译“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文学青年的。这个文学青年把“银河”错译为“牛奶路”,还在译文中把“马”、“牛”相混。

后来,这个文学青年在上海大中

一年推一年的过去。前年,他从外地出差回来,已是五月。又提看桃花,他有点不好意思,就带我去郊游,桃花已是谢了,只有紫荆花还开得正好。艳丽的花朵密集地爬满了整棵树的每一个枝条,那有玫瑰一样的颜色,形如一群翻飞的蝴蝶,密密层层,满树嫣红。我在紫荆花旁留影,脸上也荡漾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去年春天,我已不再看桃花的念想。今年四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推开车门带我去郊外丰乐园农庄的葵园看桃花,他说不能期待今年春之后还有来年春天,要珍惜我们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春天才对。四月初的桃花正是娇嫩明媚的时候,我的脸上已没有了桃花的红色,有的只是泛黄的暮,眉眼之间细密的皱纹,就像岁月的河面被微风轻吹,也没有了桃花枝前婀娜的身姿。可我没有岁月流逝的沮丧,缠绕心间的爱渗透着。花影中分明感受到了只要心里有爱,什么时候都不会老,什么时候的人生都会美丽。

华饭店举行婚礼,鲁迅亲自前来祝贺,令新郎大吃一惊。当时,婚宴上高挂喜幛,其中有一幅写着“雀屏中选”这四个大字。鲁迅入座后,不时抬头笑笑,引起旁座一位友人的注意。鲁迅对这位友人说:“老夫子背着个大喜幛是别字吧。”原来,择婿语婚被称为“雀屏中选”,典出于《旧唐书》,如果把“屏”写成“瓶”,就成了“雀瓶中选”,就变得不伦不类了。友人抬头一看,果然“雀屏”的“屏”是个别字。鲁迅说:“‘别’得可真有趣呀!”

“我听说你说曾荃的太太是个高干子女,常住在纽约长岛吧。”傅博询问说:“背景很深吧?好像曾荃对外讳莫

如深呀。”

“嗯,这个人城府太深……”我感觉李聪似乎欲言又止。

老傅下车时先向李聪道了别,然后交代我说童正回国大概几天后就返京,这几天就拜托我跟李阳刚多接触。我答应说好,反正闲人一个。

看着老傅转身消失在大楼门厅之间,我转过头跟李聪说:“好像你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少哦,要不找个地方再聊聊呀?”

“听你安排吧,反正方向盘在你手里。”听他应允,我便把车开到王府井附近的天伦王朝大酒店。上楼的时候李聪对我说:“你在北京可真是熟门熟路哦。”

我把她带到欧洲风情的咖啡厅,身着制服的女侍者翩然而至,把两份酒水单放到我们面前。李聪点了杯鲜橙汁,我则要了份卡布奇诺咖啡。在等饮料期间,李聪把外套脱下搭在椅背上,红色的高领毛衣衬得他的脸色娇柔艳丽,胸部丰满。

李聪四下张望以你手里,“盯住我的眼睛,‘你是不是常和姑娘们来这里谈情说爱呀?’”

“偶尔为之吧,这个地地方老有不错的钢琴师演奏,还有环境和装潢让人觉得适宜,尤其女孩子会有安全感吧。”

李聪挺直上身,双手捧着玻璃杯倚在餐桌上,身体的曲线起伏有致婀娜动人。“你这个人有时候行为方式有些跟人不流调之中,真正的逃离者能有几个人说。”李聪微微叹息一声,若有所思地说。

老傅接过话茬,“这个世界对女人来说轻松多了,嫁对人就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男人就得辛苦打拼创业立业,男人累,所以才会去敲骨;男人愁,所以才会去洗头;男人苦,所以经常去去睡。”

李聪扑哧一笑,“不是做女人难,做男人更难呀?”老傅嘿嘿一笑,“男人这辈子的确挺难的:找个漂亮女人吧,太操心,找个不漂亮的吧,又不甘心;会挣钱吧,怕你包二奶;不挣钱吧,又怕孩子断奶;不去应酬,怕被老板废了;去应酬吧,怕把老婆废了。还是杨士聪聪明,干脆不娶老婆自己潇洒快活。”

“傅博你自己一国两府,南官北院的滋润着,就别老拿咱光棍说事儿。看人家曾荃那才叫生活,我等只不过是活着而已。”我虚晃一枪转移话题,果然他俩中计,讨论起曾荃的家世问题。

“我听说你说曾荃的太太是个高干子女,常住在纽约长岛吧。”傅博询问说:“背景很深吧?好像曾荃对外讳莫

如深呀。”

“嗯,这个人城府太深……”我感觉李聪似乎欲言又止。

老傅下车时先向李聪道了别,然后交代我说童正回国大概几天后就返京,这几天就拜托我跟李阳刚多接触。我答应说好,反正闲人一个。

看着老傅转身消失在大楼门厅之间,我转过头跟李聪说:“好像你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少哦,要不找个地方再聊聊呀?”

“听你安排吧,反正方向盘在你手里。”听他应允,我便把车开到王府井附近的天伦王朝大酒店。上楼的时候李聪对我说:“你在北京可真是熟门熟路哦。”

到底是谁说童正回国大概几天后就返京,这几天就拜托我跟李阳刚多接触。我答应说好,反正闲人一个。

看着老傅转身消失在大楼门厅之间,我转过头跟李聪说:“好像你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少哦,要不找个地方再聊聊呀?”

“听你安排吧,反正方向盘在你手里。”听他应允,我便把车开到王府井附近的天伦王朝大酒店。上楼的时候李聪对我说:“你在北京可真是熟门熟路哦。”

我把她带到欧洲风情的咖啡厅,身着制服的女侍者翩然而至,把两份酒水单放到我们面前。李聪点了杯鲜橙汁,我则要了份卡布奇诺咖啡。在等饮料期间,李聪把外套脱下搭在椅背上,红色的高领毛衣衬得他的脸色娇柔艳丽,胸部丰满。

李聪四下张望以你手里,“盯住我的眼睛,‘你是不是常和姑娘们来这里谈情说爱呀?’”

“偶尔为之吧,这个地地方老有不错的钢琴师演奏,还有环境和装潢让人觉得适宜,尤其女孩子会有安全感吧。”

李聪挺直上身,双手捧着玻璃杯倚在餐桌上,身体的曲线起伏有致婀娜动人。“你这个人有时候行为方式有些跟人不流调之中,真正的逃离者能有几个人说。”李聪微微叹息一声,若有所思地说。

老傅接过话茬,“这个世界对女人来说轻松多了,嫁对人就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男人就得辛苦打拼创业立业,男人累,所以才会去敲骨;男人愁,所以才会去洗头;男人苦,所以经常去去睡。”

李聪扑哧一笑,“不是做女人难,做男人更难呀?”老傅嘿嘿一笑,“男人这辈子的确挺难的:找个漂亮女人吧,太操心,找个不漂亮的吧,又不甘心;会挣钱吧,怕你包二奶;不挣钱吧,又怕孩子断奶;不去应酬,怕被老板废了;去应酬吧,怕把老婆废了。还是杨士聪聪明,干脆不娶老婆自己潇洒快活。”

“傅博你自己一国两府,南官北院的滋润着,就别老拿咱光棍说事儿。看人家曾荃那才叫生活,我等只不过是活着而已。”我虚晃一枪转移话题,果然他俩中计,讨论起曾荃的家世问题。

“我听说你说曾荃的太太是个高干子女,常住在纽约长岛吧。”傅博询问说:“背景很深吧?好像曾荃对外讳莫

如深呀。”

“嗯,这个人城府太深……”我感觉李聪似乎欲言又止。

老傅下车时先向李聪道了别,然后交代我说童正回国大概几天后就返京,这几天就拜托我跟李阳刚多接触。我答应说好,反正闲人一个。

看着老傅转身消失在大楼门厅之间,我转过头跟李聪说:“好像你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少哦,要不找个地方再聊聊呀?”

“听你安排吧,反正方向盘在你手里。”听他应允,我便把车开到王府井附近的天伦王朝大酒店。上楼的时候李聪对我说:“你在北京可真是熟门熟路哦。”

我把她带到欧洲风情的咖啡厅,身着制服的女侍者翩然而至,把两份酒水单放到我们面前。李聪点了杯鲜橙汁,我则要了份卡布奇诺咖啡。在等饮料期间,李聪把外套脱下搭在椅背上,红色的高领毛衣衬得他的脸色娇柔艳丽,胸部丰满。

李聪四下张望以你手里,“盯住我的眼睛,‘你是不是常和姑娘们来这里谈情说爱呀?’”

“偶尔为之吧,这个地地方老有不错的钢琴师演奏,还有环境和装潢让人觉得适宜,尤其女孩子会有安全感吧。”

李聪挺直上身,双手捧着玻璃杯倚在餐桌上,身体的曲线起伏有致婀娜动人。“你这个人有时候行为方式有些跟人不流调之中,真正的逃离者能有几个人说。”李聪微微叹息一声,若有所思地说。

老傅接过话茬,“这个世界对女人来说轻松多了,嫁对人就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男人就得辛苦打拼创业立业,男人累,所以才会去敲骨;男人愁,所以才会去洗头;男人苦,所以经常去去睡。”

连载

第二天一早,齐莉和陆帆一起启程前往石家庄。

方为军亲自到晶通电子厂门口迎接的他们,然后又带着他们来到一幢旧日的二层楼前。

陆帆与齐莉跟着方卫军走进二楼最里头的一间办公室,一个矮胖的男人站起来迎接他们。方卫军说:“这是我们的厂长,准确地说是我们晶通电子集团的总经理或者总裁,我们晶通电子所有员工的太阳,我们的王贵林老总。”

齐莉没想到方卫军拍起马屁来如此行云流水,不禁对他心生鄙夷。再看王贵林,整个人看着都圆乎乎,活像只胖头鱼,齐莉不禁莞尔。专心听王贵林介绍晶通电子的历史。半个小时后,王贵林结束了他的报告,对方卫军说:“方总工,你带他们下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工厂,有个感性认识嘛。”

齐莉闻言一愣,连我们介绍产品,询问何时立项的机会都不给?她瞄着陆帆,陆帆却不理会她的眼神,依言站起身,让齐莉把相关资料留给王总。

下午1点,方卫军才领着他们走进工厂食堂。三个人找了张空饭桌坐下。菜还没有上,只见隔壁饭桌站起来一个人:“方总工,陆总,好啊。”

齐莉抬起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陆帆也朝他点头微笑。方卫军问:“你们认识?”

“我以前是陆总的部下,”男人说。“这是顾海涛,我在瑞恩时候的同事。”陆帆介绍说,“这是齐莉,现在和我在赛思工作。”

顾海涛朝齐莉点点头。不一会儿,顾海涛就和方卫军在餐桌上聊起了苏联文学,齐莉越听越心,原以为自己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今天一听,或者说,敌人的心脏原来是敞开的。

吃完饭,陆帆则带着齐莉离开了。“你回宾馆休息吧,你下午把上午的谈话,参观做个小结,我要出去一下,晚饭你等我电话。”

齐莉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整理了与“胖头鱼”见面的诸多细节,还有中午与方卫军午饭以及顾海涛加入的所有场景,她仔仔细细地分析总结,先在一张信纸上反复记录,最后一点点打入电脑的竞争分析报告。表格填完,天已经黑了,她伸了个懒腰,倒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陆帆去哪儿了呢,又见了什么人?只要她跟着陆帆把晶通打下来,就是奇功一件,就算陆帆把所有的功劳都算

在自己身上,她这个马前卒也要论功行赏,以安军心,否则,以后谁还会给他卖命呢?她在这场战争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了做销售的知识,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是比钱更重要的吃饭的本钱。

电话响了,陆帆通知她在酒店的中餐厅订一个三人位,一个小时之后去中餐厅等他。齐莉依言办理了。三个人,一个是陆帆,一个是自己,还有一个是谁呢?晶通电子的人?代理商?政府官员?

陆帆在他让齐莉订餐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酒店门口,在大堂等候石家庄最大的代理公司恒星的总监张亚平。张亚平今年48岁,以前陆帆当瑞恩销售总监的时候,和他也打过一些交道,这个人出了名的老奸巨猾。

今天一个下午,陆帆马不停蹄地拜见了三个下午,让齐莉猜中了两个,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晶通电子的副总,还有一个是无业游民,是欧阳在他瞄着陆帆,陆帆却不理会她的眼神,依言站起身,让齐莉把相关资料留给王总。

下午1点,方卫军才领着他们走进工厂食堂。三个人找了张空饭桌坐下。菜还没有上,只见隔壁饭桌站起来一个人:“方总工,陆总,好啊。”

齐莉抬起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陆帆也朝他点头微笑。方卫军问:“你们认识?”

“我以前是陆总的部下,”男人说。“这是顾海涛,我在瑞恩时候的同事。”陆帆介绍说,“这是齐莉,现在和我在赛思工作。”

顾海涛朝齐莉点点头。不一会儿,顾海涛就和方卫军在餐桌上聊起了苏联文学,齐莉越听越心,原以为自己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今天一听,或者说,敌人的心脏原来是敞开的。

吃完饭,陆帆则带着齐莉离开了。“你回宾馆休息吧,你下午把上午的谈话,参观做个小结,我要出去一下,晚饭你等我电话。”

齐莉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整理了与“胖头鱼”见面的诸多细节,还有中午与方卫军午饭以及顾海涛加入的所有场景,她仔仔细细地分析总结,先在一张信纸上反复记录,最后一点点打入电脑的竞争分析报告。表格填完,天已经黑了,她伸了个懒腰,倒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陆帆去哪儿了呢,又见了什么人?只要她跟着陆帆把晶通打下来,就是奇功一件,就算陆帆把所有的功劳都算

在自己身上,她这个马前卒也要论功行赏,以安军心,否则,以后谁还会给他卖命呢?她在这场战争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了做销售的知识,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是比钱更重要的吃饭的本钱。

电话响了,陆帆通知她在酒店的中餐厅订一个三人位,一个小时之后去中餐厅等他。齐莉依言办理了。三个人,一个是陆帆,一个是自己,还有一个是谁呢?晶通电子的人?代理商?政府官员?

陆帆在他让齐莉订餐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酒店门口,在大堂等候石家庄最大的代理公司恒星的总监张亚平。张亚平今年48岁,以前陆帆当瑞恩销售总监的时候,和他也打过一些交道,这个人出了名的老奸巨猾。

今天一个下午,陆帆马不停蹄地拜见了三个下午,让齐莉猜中了两个,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晶通电子的副总,还有一个是无业游民,是欧阳在他瞄着陆帆,陆帆却不理会她的眼神,依言站起身,让齐莉把相关资料留给王总。

下午1点,方卫军才领着他们走进工厂食堂。三个人找了张空饭桌坐下。菜还没有上,只见隔壁饭桌站起来一个人:“方总工,陆总,好啊。”

齐莉抬起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陆帆也朝他点头微笑。方卫军问:“你们认识?”

“我以前是陆总的部下,”男人说。“这是顾海涛,我在瑞恩时候的同事。”陆帆介绍说,“这是齐莉,现在和我在赛思工作。”

顾海涛朝齐莉点点头。不一会儿,顾海涛就和方卫军在餐桌上聊起了苏联文学,齐莉越听越心,原以为自己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今天一听,或者说,敌人的心脏原来是敞开的。

吃完饭,陆帆则带着齐莉离开了。“你回宾馆休息吧,你下午把上午的谈话,参观做个小结,我要出去一下,晚饭你等我电话。”

齐莉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整理了与“胖头鱼”见面的诸多细节,还有中午与方卫军午饭以及顾海涛加入的所有场景,她仔仔细细地分析总结,先在一张信纸上反复记录,最后一点点打入电脑的竞争分析报告。表格填完,天已经黑了,她伸了个懒腰,倒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陆帆去哪儿了呢,又见了什么人?只要她跟着陆帆把晶通打下来,就是奇功一件,就算陆帆把所有的功劳都算